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

二十四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二



宋故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
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管田使兼行宮留守彭
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贈
光祿大夫劉公行狀

本貫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五夫里

曾祖民先故任承事郎累贈太子太保妣黃氏彭城郡夫
人

祖韜故任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謚忠顯累贈太

師妣李氏秦國夫人繼呂氏韓國夫人

父子羽故任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累贈少傅

妣熊氏福國夫人繼卓氏慶國夫人

公諱珙字共父其先蓋長安人唐末避地入閩遂為建人六世至
忠顯公仕始通貴靖康中守真定有功京城失守虜人得之欲以
為將相義不辱而死少傅公紹興初佐川陝宣撫使軍事保鄆梁

益為中興名臣公其長子也生有奇質英晤絕人少長從季父屏
山先生受書知刻苦自厲屬文敏有思致一時鄉先生皆歎以為
不可及始以忠顯公死節恩補承務郎舉進士一上中紹興十二
年乙科調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監潭州南嶽廟以歸杜門讀經史
書討論纂述益務其遠且大者秩滿差主管西外敦宗院未赴遭
外艱既譚而韓國夫人燕死持重終喪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權祕
書省校勘書籍官禮部郎官中書舍人時秦丞相當國用事一日
微示風旨欲為其父作謚以公不亟奉行也怒風言者論去之翰
年秦丞相死乃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為大宗正丞未就職改祕
書丞兼權吏部郎官即具尋除監察御史避薦者復還故官公前
在銓曹時苦吏為姦思有以制之一日命張幕設案於庭置令式
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繙閱與吏辯吏無得藏其巧人甚便之間
攝侍郎引選人改官班占對詳敏天子悅焉且聞其能檢柅吏姦
故因其引嫌復委以選事兼權祕書少監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
舍人會金虜渝盟天子震怒將悉銳師北向以雪讎恥復土疆一

時詔檄多出公手詞氣激烈聞者感奮或至泣下御史杜莘老既擊侍醫王繼先逐之又論宦者張去爲遂以忤旨左降公不草制奏留之莘老得不去從車駕視師建康兼權直學士院既而車駕將還臨安江淮軍務未有所付張忠獻公方典留鑰衆望屬之而詔乃以揚存中爲宣撫使中外大失望公不書錄黃奏論其不可上怒顧宰相曰劉珙之父爲張浚所知其爲此奏意專爲浚地耳宰相召公喻旨且曰再繳累且及張公公曰珙爲國家計故不暇爲張公謀若爲張公謀則不爲是以累之矣命再下執奏如初存中命乃復未幾真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召入草制立建王爲皇太子今上皇帝既即位詔公借禮部尚書使金國是時南北甫罷兵始爲釣敵之禮虜意不可測公受命慷慨不復問家事入辭母夫人戒家人悉裘葛兼副以行曰藉令不死歸未可期也副使其者以選置官爲獨不公抵罪上以公辟召無所私手札褒前之尋以議禮不決未出疆而還然公於是時固以其死許國矣立掖垣凡三年事有不便者知無不言嘗有詔問足食足兵之策公以擇將帥核軍實爲對甚悉會有太白經天旱暵飛蝗之變詔復問近臣關政公又奏曰太白兵象也旱蝗蠶氣也今仇虜窺覷多然未厭而國家因仍縱施有賞無罰諸將專事刻剝以媚權倖取官爵士卒怨之有甚於仇敵者且輿圖未復地狹民貧而費周滋征求日廣爲監司者不恤郡爲郡者不恤縣爲縣者不恤民至或重爲貪虐以肆其心則百姓之苦其官吏亦不異於士卒之他將帥也然則天人相與之際夫豈偶然而已哉欲救其失唯當信賞必罰以肅將帥之心痛懲刻剝以固士卒之志節浮冗練軍實精擇郡守誅黜臧吏以厚吾民之生而是數者之得失則又係乎人主之心誠與不誠耳陛下審能擴恭儉日新之德屏馳騁無益之戲祭崇俊良斥遠邪佞常使日用之間有以養吾之誠而無害焉則夫數者固將有所依以立而災異之變庶乎其可銷矣問又嘗爲上言應敵無一定之謀而疆國有不易之策今日和曰戕曰守者皆應敵之計因事制宜不可膠於一說者也若夫不易之策則必講明自治之術博詢救弊之原毋事虛文專責實效使政

事務舉國勢日彊然後三者之權在我唯所用之無不如志今議者自紛紛於末流而於其本未有言者且切爲 陛下憂之 上皆納焉故將田師中死其家請以没入王繼先園第爲賜詔許之公以師中久竊兵柄舉尺寸功貪饕餮刻剝爲國家斂士卒之怨不當予方爲激奏以聞而其家復以請公以錄黃稽程被詰堅奏俟罪而持之愈力於是乃不果賜有迪功郎李珂者以闕通近習得補官而自奏求爲督府掾詔除已下公奏曰珂名品至卑不緣召見敢以劄子非分祈恩非所以嚴聖陛之勢杜邪枉之門也且今邊垂大計方倚督府爲重官屬尤當審擇如珂小人非唯不堪此選政恐或能妄作以沮撓其事機密奏上改除珂樞密院編修官公論執益堅乃罷之然亦竟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而宰相亦有陰忌公者隆興元年冬除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明年改衢州始至委事倥偬一無所問人以公未更治民意其懽於事或不屑爲者既乃一旦悉取而自爲之辨察精明區處的當羣下欲手不能有所爲人始大服先是吏負狼衆公視員外置者悉罷之受租米輒使民自擇置里槩其發鈔銷簿亦皆有法人甚便之會湖南旱飢官吏不恤而郴州宜章縣方抑民市乳香期會峻迫有吝金者乘衆怒奮起爲亂衆餘萬人南逾嶺徼分道犯英韶連廣德慶肇慶封栢賀州之竟旁入道州桂陽軍殺掠萬計州縣不知所爲至斂民間金帛賂之以免由是賊勢日盛而帥守監司更共蔽匿不以實聞賊遂犯宜章陷桂陽聲震遠近朝廷憂之以公爲敷文閣待制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是歲乾道元年也公以五月入竟則賊衆已數萬人矣公聲言發郡縣兵討擊且檄鄰道謹斥候守隘塞聽期會而亟以實奏請下荆襄發卒奔命又度比章下或已歷旬時失幾會則移書制置使沈介曰請毋須報而亟遣以來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不敢以累公也介爲遣兵詔亦報如公請然皆未有至者賊勢愈盛而湘陰縣橋口鎮羣盜劉花三李無對者又竊發距城郭僅六十里人情益震公亟簡州之役兵得三百人使部將趙彥帥之合巡尉兵以行下令戕舟發梁募有生得盜者錢若干得其首者錢若干凡盜所挾贓無多少悉給捕者不數日彥等

禽捕三十餘人公悉以便宜誅之梟首於市餘盜走多溺死其散
入墟落者又爲村民縛以送府又悉誅之奏將討有功者皆彼質
於是威聲大振吏士用命人心少安六月制置使所遣遊奕軍統
制田寶乃以千人至居數日鄂州水軍統制楊欽又以千五百人
至公知其暑行疲怠悉爲發夫迎之數程之外代其任負以行軍
士固已歡呼感激及至撫勞犒賜又皆豐且饒迥望諸軍益喜願盡
死力欽故羣盜揚么部曲公知其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度使率其
衆鼓行而前下令竟中凡軍民討捕有功者皆以率受賞其賊所
誘脅能相捕斬以詣吏者亦除罪受賞有差是月晦田寶大敗李
金於郴州城下追奔二十餘里殺獲甚衆七月楊欽敗賊黨四散
尹寬等於桂陽鄂將谷青王翌又各以二千人至公遣施宜章大
路以分賊勢通糧道而欽連戰破賊遂入宜章八月夔龍岡下賊
兵數萬自辰至申官軍稍却欽被髮大呼策馬橫衝之賊分爲兩
其前列精兵幾萬餘皆遁走進至莽山賊徒曹彥黃拱遂執李金
與其腹心黃谷以降欽因窮追深入盡誅其酋豪而其支黨亦從
者尚疑皆竄入山谷間公諭欽等卻兵而使人賁榜聽其自詣則
皆相率聽命盡盡師還李金黃谷等數十人皆伏誅其降者公皆
許詔給據納兵復故田宅蓋以千數曹彥黃拱皆奏請官而厚撫
之既乃第錄諸將功狀列上又盡得其實不以一毫有所私上嘉
歎再三詔以爲敷文閣直學士且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
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既誅羣盜而功
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甚副朕意卿其益勉之哉
賊地既定竟內正清公乃喟然歎曰吾豈樂殺人哉向者軍興令
不可以不肅而今而後庶有以亮吾心矣吾豈樂殺人哉自是一
意於撫摩之政且爲請於朝曰今欲懲既往之失銷未形之患莫
若擇守宰寬賦歛以安吾民而已不此之圖一李金死一李金生
臣恐湖南自是無寧歲也奏留鄂兵戍郴桂而益廣蒐募以補忠
義缺兵之缺厚其恩意嚴其紀律而時訓習焉於是湖南隱然爲
重鎮方地數千里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潭州故有嶽麓書院
真廟時賜以敕額給田與書經亂蕪廢公一刊之養士數十人延

禮脩士彪君居正使爲之長而屬其友廣漢張侯棻敬夫時往遊焉與論大學次第以開其學者於公私義利之間聞者風動三年召還見上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寓之心焉則適所以蔽其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矣又論稅絹退剝羨餘和糴之弊又論州郡禁軍紀律不明驕惰自宜遴選武臣之奮行伍習戎事者使爲將副而貴游子弟閤門國信五房出職之輩不得與焉則州郡之軍政庶乎其可脩矣上然其言以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問復從容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呂竊獨以爲高帝之聰明英偉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世之士有以聖王之學告之且知其必將竦然敬信而其功烈之所就不止於是而已也蓋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之綱在我唯其移於耳目動於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綱必弛而無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也此綱既立則雖事物之來千變萬化而在我者常整整而不紊矣惜乎當是之時學絕道喪未有以是告高帝者上亟稱善是歲小不登公請亟詔監司郡守先事條畫來年荒政所宜不者亦使任其無他又奏州兵營伍教戰之法甚備上由是益知公學問精深忠義慷慨可任大事十一月擢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公辭謝不獲乃就職因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材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爲多頭 陛下亟召用之上可其奏以次登用焉公以西府本兵柄於諸將之能否不可以不周知乃自諸管軍統制官下至裨佐日召三數人從容與語得其材用所宜輒筆識之以待選用一日上顧輔臣圖議恢復公奏曰復讎雪恥誠今日之先務然非內脩政事有十年之功臣恐未易可動也同列有進而言者曰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奈何拘此曠日彌久之計且漢之高光皆起匹夫不數年而取天下又安得所謂十年脩政之功哉公曰高光唯起匹夫也故以其身蹈不測之危而無所顧 陛下躬受

太上皇帝祖宗二百年宗社之寄其輕重之勢豈兩君比哉且竊
以為自古中興之君 陛下所當法者惟周宣王而已宣王之事
見於詩者始則側身脩行以格天心中則任賢使能以脩政事而
已其終至於外攘戎狄以復文武之竟土則其積累之功至此自
有不能已者非一旦率然僥倖之所為也上以公言為然四年七
月詔兼參知政事公方與一二同列夙夜悉心竭力益圖所以叙
進人材寬養民力討理軍政務以成上意之所欲為者蓋除福建
鈔鹽成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及廣西折米鹽錢又蠲累年逋負
金錢帑帛巨億計而公尤以輔成上德振肅朝綱抑僥倖獎廉退
為已任進則盡言無隱退亦未嘗輕以詞色假人苟清議之所不
與不以親故而有所私也以是近倖反目而流俗亦多不悅公者
先是潛邸使臣有龍大淵曾覲者馮恃舊恩暴起富貴公論不平
者累年上一日發寤遂去之未幾而大淵死上顧憐親欲還之公
力陳其不可且曰此曹奴隸耳憐之則厚賜之可也今引以自近
而宿公及接之至使得以與聞幾事進退人才則自懼非所以增盛
綱之光華飭治朝之綱紀也上納公言為止不召殿前指揮使王
琪謂告至准上還密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諭執政召之諸公相
問莫有知其所自來者公曰薦士吾徒之責可不知耶明日請曰
此人各微位下 陛下何自知之上以琪告公又請其所以薦上
曰卿自問之公退坐堂上呼吏作頭引進之琪至公詰其故按牘
使對琪恐懼不能置辭久之公乃叱使責戒勸狀而去無何揚守
來言且則瓊過郡稱受密旨增所築新城若干尺諸公請之初未嘗
有是命也公既與諸公合奏請其罪罷之因奏自今 聖旨不經
三省憲出院者所下之官皆請俟奏審乃得行上然從之公即從
密院移中外諸官符而內侍省與焉明日忽復有 旨前奏審事
勿行四喻諸公即如此則朕或須一飲食亦必奏審乃得耶公即
以 六親相重事對退又與諸公合奏言曰朝廷者 陛下之朝
廷命分者 陛下之命令臣等偶得備數其間典司出納而已非
敢有以專也今乃舉行舊典以正紀綱而已出復收中外惶惑切
恐小人有因疑似微以莠言上激雷霆之怒者願 陛下察之

上不悅曰朕豈以小人之言而疑卿等者耶時諸公雖更進懇請而公言尤激切故獨罷公為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改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公入辭猶以開廣言路講明聖學敦本節用虛已任賢斥遠佞邪選將撫軍數事為獻上覽然曰卿雖去國不忘忠言而材又非他人所及行召卿矣隆興承前帥刻剝之後邊務皆增新額而輸租更用方斛視省量率多斗餘公首罷之屬邑奉新有複出稅錢三十五萬有奇租六百二十八石攤配諸鄉多者視正稅且什四歲久困不能輸相率逃去田畝榛蕪所攤固不可得而失正稅又數倍公奏蠲之又除二稅合零租米暗耗免役足錢之弊人或為公憂不足公量入為出用度未嘗乏也暇日咨訪賓僚講求利病率常一二延見使得從容各盡所懷以故下情宣通舉無過事而其人之器識短長亦無所隱訟訴有久不決者取其案牘藏之旬日輒召會官屬之賢可委者合坐堂上付一二事使平決之有司供具食飲如法至暮白所予奪而退其大事則公先閱視默有所處然後參衆說以決焉以故多得其情無不厭服

明年除資政殿學士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安撫使始至條上荆襄兵少財匱之狀詔即議公措置公因行視襄鄂兵屯並邊形勢盡得其實以聞凡回圖役使詭名虛籍之弊與夫部伍教習之法有不善者皆奏罷之先是荆南兵戍襄陽者累年不得歸公以不至相識公奏為半年番休之法春夏三軍秋冬四軍更迭往來軍士感悅荆襄故有民兵皆農家子敦樸豪勇又有土著常產日愛惜且居近邊知虜情輕戰鬪比稍墮廢公更為簡關寬其取丁之數貧者弛其賦役隨鄉團結以七十五人為隊隊有長四隊為部部有將縣置總首都副各一人當教則郡為選官訓練已事而罷之至於資糧械器皆為處畫各有條理撫循犒賞歲費錢一萬萬而不以一介有取於民也明年遭內艱又明年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宣撫使遣中使奉爾書即喪次宣押奏事其書曰朕以荆襄上流宿師尤重欲以軍民之寄付卿其任重矣奪情臨戎國有常典况吾大臣義當體國母以家事辭王事也公六上奏辭不肯起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

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爲
三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則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
陛下威靈邊垂幸無犬吠之警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
實不亦又爲漢儒之罪人乎且孝之與忠豈有二致事君事親初
無兩心使親喪而可奪則他日所以事君者可知矣况 陛下方
以天下奉 兩宮之驩而以衰經不祥之人造迹二三大臣之間
殆非所以全孝治之美且使仇虜聞之亦必以爲中國乏材乃至
於此而敢肆其輕侮此臣所以受恩感激反復慮思而卒不敢起
也抑 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辭國者矣臣其敢噤無一言以
塞明詔哉乃手疏別奏以聞其畧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
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德
未加脩賢不得用賦歛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憂割士卒以事苞
苴士卒方饑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實者
大抵闕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筭未立手
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臣不知爲此議者將何以待之
也且荆襄四支也朝廷腹心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
實則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
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顧亦何足恃哉以今而慮臣恐恢復之功
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 陛下圖之上
納其言爲宸前詔八年免喪乃復除知潭州安撫湖南過闕見上
言曰人君能得天下之心然後可以立天下之事能循天下之理
然後可以得天下之心然非至誠虛已兼聽並觀使在我者空洞
清明而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因引其意
以傳時事言甚切至上加勞再三進職資政殿大學士以行湖南
公舊鎮威惠之大入者久而愈深及是再至蓋有不待教令而孚
者而公所以自律者愈嚴所以撫民者愈寬以是人愈畏服而敬
愛之會安南貢馴象所過發夫一縣至二千人除道路毀屋廬數
路騷動公奏曰象之用於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
之典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於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忍爲也
歲旱公亟遣官吏行視蠲放田租聞郴道桂陽民饑則

常平司移粟賑之且慮山谷蔽民乘時且發則又遣將益兵戍守遂以無事一旦茶盜數千人入竟疆吏以告公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乃處處揭榜喻以自新聲言大兵且至令屬州縣具數千人之食盜果散去獨餘五百許人公乃遣兵戒曰來毋亟戰去毋窮追毋遏其塗其不去者乃擊之耳於是盜之存者無幾進兵擊之盡禽以歸公獨奏誅首惡數人餘悉以隸諸軍明年盜之餘黨賴文政等復入竟後帥曰此前日養寇罪也吾必盡誅之盜聞其言悉力死戰既勦湖南軍遂入江西侵擾數州官軍數敗將吏死者數十人為費以大萬計於是人乃服公為有謀也淳熙二年除知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行宮留守始至孔目吏有為姦利稔惡數十年者杖而黥之一郡稱快會歲水旱高下田皆不收公首奏倚閣下三等戶夏稅為錢六千萬緡絹二千疋綿三千兩分遣官吏行田蠲正租米十三萬七千八百斛雜折米又二萬八千七百斛豆草菑共布租稱是又奏下漕司遣吏行屬州視其所蠲租頗未盡者悉以與民又奏禁上流稅米遏糴違者劾治如法即在它路亦頗得以名聞請其罪詔從之得商人米三百萬斛貸楛管及總司錢合三萬萬遣官糴米上江又得十四萬九千斛又奏禁州縣毋得督舊逋以重困飢民惜常平米付圩戶隄塞缺漏籍農民當賑貸者若干戶十口以上一斛六口以上八斗五口以下六斗客戶當賑濟者若干戶五口以上五斗四口以下三斗又運米村落從本價賑糴合十餘萬斛而貸者卒亦不取償焉置局府中以通判府事趙善珪觀察推官王以寧前蘄州教授李宗思新楚州教授劉煒領之而分遣羣屬循行竟中窮山僻壤無所不到公又慮心疲精廣詢博訪夙夜不少懈凡官吏奉行之不謹民間冤苦之無告幽遠纖悉無不畢聞縣給印曆親書所聞告諭獎詰絡繹於道無不切中事宜者蓋本之以誠意輔之以賞罰是以人人爭效其力如辦已事起是年九月盡明年四月闔竟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上嘉其績賜書褒諭為公治財寬於民而急於吏二稅之入所以禁其漁取察其蠹弊者甚采自累鎮所施行每益加詳至是人被其澤尤深足

屬縣所負課不能償者悉以丐之而禁其非法病民者至於蠲租振粟其費支數十巨萬而軍吏糧賜皆隨月遣給無不暨者被旨壁城面丈以萬計者數千用錢八千萬米千五百斛而役不及民又償前帥所負內庫錢三萬萬上積公勞效賜手札勞獎資以鞍馬器物甚厚府學四十年不葺弊甚公一新之以明道程公先生嘗主上元簿即於祠之且刻陳忠肅公責沈之文於壁以示學者建康大軍所屯盜賊常竄迹尺籍中吏不能禁公耳目跡捕每發輒得繩以重典盜皆相戒遁去市里晏然道無拾遺者明年進觀文殿學士五年閏月屬疾再請奉祠未報則請致仕上意公疾病亟遣中使挾侍醫以來公亦知疾不可為不復得見上矣即草遺奏千餘言首引恭顯任文以為近習用事之戒且言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比曹故士大夫尚之以媒其身將帥倚之以饑其軍牧守倚之以賊其民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是願亟加斧遠以幸天下若羣臣之賢臣所知者則唯陳俊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 陛下亟召用之

則張賢彙進而羣小黜伏矣既又手書屬敬夫及其故友新安朱熹仲晦父及從弟珪皆以國恩未報國恥未雪為言然後以家事為寄七月甲子疾革命取前所草奏封上之遂以是日薨于府寺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七訃聞上為震悼始從公請轉通議大夫致仕贈光祿大夫輟視朝一日詔建康府致其喪建寧府給葬事公娶呂氏兵部尚書社之女贈新定郡夫人繼韓氏贈新興郡夫人又娶其季贈淑人皆魏國忠獻公四世孫也二男子學雅承務郎學喪承奉郎二女長適將仕郎呂欽幼未行六年二月乙巳葬于甌寧縣慈善鄉豐樂里新厝之原公所命也公為人機警精明議論英發遇事立斷其威不可犯而居家極孝慈事繼母慶國夫人禮敬飭備遭喪時年逾五十執紼盡哀以致毀得疾幾殆友愛者弟晚歲彌篤歲時祭祀酌古今禮而敬以行之內外功總之感必素服以終月數在官為罷燕樂聞同寮有喪者亦如之福國夫人蚤薨公哀慕無以自致出殯待祠再當得任子恩欲奏官其內弟輒不遂竟三奏然後得之所治民有骨肉之訟皆召至前諭以恩

意責以義理反復詳盡至或深自引咎詞意懇切聞者悔悟感泣
往往失其所爭而去遺命治喪毋用浮屠法平居樂取人善不
如己出與張敬夫朱仲晦父遊久而益敬信之居官樂受盡言事
小失中雖下吏言之無不立改以是得南豐曾搏於湖南莫府
遇之公去搏爲後帥所惡誣奏奪其官公在建康力爲辯理得伸
而要路有忌公者奏郤之蓋其意不在搏也公不悔遇摠益厚在
朝廷危言正色直前無所避其忠義奮發不以死生動其心蓋得
乎家世之傳而論事之際務在審密持重不肯爲僥倖嘗試之舉
其侍上語每及恢復大計必以脩政事固根本爲先辭起復手疏
盡發當時用事者大言不顧罔上誤國之姦大臣蓋不悅而上獨
深察其忠其在方鎮愛民戢吏平訟獄理財用治軍旅除盜賊皆
有科指而尤以敦教化厲風俗爲急務蓋其生質雖高聞譽雖蚤
而德成望尊尤在晚節故天子知之久而益深增秩賜金勞問
狎至蓋將有意復用之也士大夫之賢者平日固多豫附其不能
無私意異說者晚亦相與歸重及聞其喪無賢不肖莫不慘然相

弔恨國家失此洪毅忠壯忘身憂國之臣也所臨數鎮民愛之如
父母聞訃有罷市巷哭者至於諸軍將吏外暨夷狄則於公家威
名義烈服習蓋久莫不想聞其風采軍士固敬愛之而虜謀者至
荆襄亦每詞今劉公於延康爲何屬也延康蓋忠顯公舊官云公
自少即以文學知名於時及登朝廷入禁掖論思潤色當世尤稱
其得體而平居未嘗輒爲無用之文間有應酬之作隨輒棄去後
省駁議又多削藁故今存於家者文集八卷奏議十卷內外制二
十卷而已然公之所以自立於不朽者有不在於空言也珉謹案
令甲考公品秩實應諫行易名之典其姓名事迹又當得書信史
以示來世故敢以其鄉里世系歷官行事之實如右以告于太常
考功并移太史氏而其事關國體軍機之重者猶弗敢盡著尋第
錄別上謹狀 淳熙九年四月日從弟從事郎 珉 狀

賜謚指揮

中書門下省 六月六日辰時付吏部施行仍開合屬去處

尚書省送到吏部狀准都省批下承務郎劉學雅狀先父珉昨

任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罷政節次蒙 恩除授觀文殿
學士太中大夫知建康府在任因患臙臙陳乞致仕准告轉通
議大夫致仕續上遺表贈光祿大夫伏念學雅先父蚤以文學
被遇 兩朝進登朝堂出殿藩服議論風節有聞于時治民撫
軍亦著勞效不幸奄忽遽棄 明時所有生前身後蒙被 恩
遇階官職名以條合該定謚今繳連行狀三本伏望特賜敷
奏送有司從條定謚施行伏候指揮後批送吏部勘當申尚書
省本部勘會在法諸謚光祿大夫節度使以上本家不以葬前
後錄行狀三本申所屬繳奏其文並錄事實或本家願請謚者
取子孫狀以聞其蘊德立國聲聞顯著雖無官爵聽所屬奏賜
本部尋行下太常寺據狀申所有臣僚官品該定謚合從上條
令本家錄行狀三本申所屬繳奏下所屬議謚施行照得今來
本官所乞父珙定謚已繳連到行狀三本雖不曾從上條經所
屬繳奏今勘當欲乞批送今狀下部符太常寺功儀條定謚施
行伏候 指揮六月五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條定謚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淳熙九年六月五日

右 丞 相 准

參 知 政 事 必大

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廓然 假

給 事 中 師點

中 書 舍 人 待問

謚議

朝奉郎行太常博士宋 若水 撰

議曰至誠不欺而後無愧於事君至剛能斷而後果敢於立事洞
視前古已艱其選今有人淵源其學而經濟其心是之事業皆有
可稱則生而榮死而哀易名之典蓋不可緩故觀文殿學士太中
大夫贈光祿大夫劉公 學純正而可行氣剛大而有守平主所
從受業乃其季父屏山先生而尊主庇民之用則乃祖忠顯乃父
少傅之傳也屏山聖傳十論中庸南大學之理具焉忠顯以死節著

于靖康間少傅佐張忠獻幕府保蜀功居多公之耳濡目染其非忠義大節而心傳之妙則一本于誠敬故其所立卓然者過人而公始以死節恩補官甫冠躡上第旋即擢用遭遇兩朝眷知而至於登政路典巨藩不以高爵厚祿爲榮而以愛君憂國爲念方其仕于朝也時宰待公爲不薄一日示以風旨欲爲其父作謚公確然不從竟以罷黜其特立有如此者至掌制西掖謂正士之在言路不可以左降謂宣威之扞江淮不可以輕付謂故將之無功者其家不當請園第謂交結補官者不當求爲督府據其振耳有如此者逮居宥密參大政有小人斥逐于外夷途廓開幸也而復欲求還乃抗論力止其召而公道以伸有武師嚴護殿巖敢密薦士僭也乃撤至堂下大困折之而朝綱以立其守正有如此者大抵公之所學至誠不欺故其立朝知有君不知有身知有公議不知有私情是以言無頌忌而事無回曲所言所行無非利天下而益人主君子以是知公有得於尊主之學及其在外也初鎮長沙勸李金吾兵之初列郡望風畏龍貴公處之雍容合郡縣兵摧其鋒又請其荆襄至則待以恩意莫不賈勇用命而能執其渠魁擄其巢穴殲其酋豪而貸其脅從自是環數千里之地皆案諸如故公之威望於是益著矣及鎮江陵條上兵少財匱之狀除公詭名虛籍之弊大修部伍戰陣之法且謂襄陽兵戍久屯不歸爲不便則立番休之制限以半歲而軍情大悅謂荆襄土丁習知處分情爲可用則立團結訓練之制謂之民兵而軍聲大振至使虜謀者謂公於延康爲何屬延康蓋忠顯舊官公之威聲於是遠播矣及留守金陵賑饑之術尤爲切至如閩夏輸通米運廣收糴寬舊逋貸圩戶分遣官屬散行阡陌務極其誠而官吏勤惰民間怨苦無不周知所活以數十萬計公之德政於是流聞矣大抵公之所爲至剛能斷故其臨事見之明行之果下皆畏愛敬服公初非沽名徼利以爲此君子以是知公有得於在民之學公在朝則國之元氣在外則國之長城惜乎未究所學而公薨矣後五年其孤學雅以謚有請下大常議夫謚者行之迹無其實而欲竊其名輕與之則爲不公有其實而不與之以是名則爲不當於是政之事實

操之公論而亦所謂當者焉謹按益法廉公方正口實威德克就
曰肅公之蘊於心者豈不謂廉公方正歟見於事也豈不謂威德
克就歟觀其易箚之際尚知以國恩未報國恥未雪爲言則是公
之忠至死不忘讀其遺奏莫非危言以藥時病舉賢人以報主知
則是公之肅至死益烈節是二惠在公不誣請益曰忠肅謹議

覆謚議

承議郎守宗正丞兼權尚書考功郎官張叔椿撰
議曰汲黯在而淮南寢謀德裕用而三鎮率使蓋忠臣義士丁辰
逢吉如赫日得天佑強跋扈之徒妖道鼠伏無所容其姦慝矣然
二子不聞有義方霑霑學問涵養徒以其生質之懿猶能使人肅
然警服而况異乎二子者故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贈光祿大夫
劉公洪以洪毅之姿剛方之操忠顯少傳其祖父也則忘身憂國
之勤習之有素舜山先生其師也則中庸大學之說講之甚詳此
所以載之行事而能度越古人一等也且公夙有思致掇取魏科
導帝指鋪王言勁詞俊語聞者爲之感奮識者見謂知體則其文

卷廿二

十九

高矣而不以文名其典選也吏不得以藏其巧其字民也民愛之
如父母處事而羣下斂手治兵而巨盜殲夷則其能備矣而不以
能名蓋其定義慷慨掀揭炳耀盡捨其平日之所長也試跡其游
禁掖上玉堂居政路典巨藩縵論壯節一二者以言之當其危
言正色直前無避庶幾乎汲黯而非黯之懿也是故論恢復則終
始以自治爲先論應事則終始以講學爲務謂獨斷雖美尤當合
天下之智謂至誠無蔽斯能循天下之理因旱蝗之變而盡規則
鼎雉之訓也因馴象之貢而進諫則旅獒之戒也與夫請監司條
畫荒政之宜責州兵營伍教戰之術皆天下之急務衆人之難言
而天子獨深察其忠增秩賜金勞問狎至蓋將有意大用而不
果也豈非我方之訓霑濡有素而然耶當其機駁精明遇事立斷
庶幾乎德裕而非德裕之私也謂不宜以近而去正士謂不宜
置人望而用無功也將之死而輒請園第者則爭之閔通補官而
求掾督府者則爭之不當復召雖貴倖而力諫不已不宜薦士雖
真將而詰且不怒與夫辭起復而奏至六上草遺奏而言至千餘

無非褒朝廷之綱犯小人之怨然私意異說者晚亦相與歸重聞
其喪者慘然相弔惜公之不壽也豈非學問闡益而涵養之深耶
今其孤學稚以公品秩實應累行易名之典有請于朝太常揆
法誓衆謚公曰忠肅有如公之英風義槩天子重之士夫仰之
內而黎庶畏服而敬愛外而夷狄亦且想聞其風采而詞公於延
康爲何屬則博工忠肅之謚惟允謹議

淳熙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二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二

宋故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致仕乾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贈少傅劉公墓志銘

承事郎充秘閣修撰權發遣江陵軍府主簿荆州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兼本路營田使

此小金魚袋張

紙

撰并書篆蓋

公姓劉氏諱子羽字彥脩世為京兆人八世祖避五季之亂徙家建州曾祖太妻贈朝議大夫祖民先任承事郎贈太子太保再世以儒學教授鄉里考輅任資政殿學士贈太師謚忠顯公以門僉入仕宣和末忠顯帥制東盜發睦州陷諸郡直抵越越兵不滿千而盜且數十萬公以主官機宜文字佐忠顯募民守卒全其城入為太府簿遷衛尉丞忠顯帥真定復辟公以從女真入寇圍城數匝父子相與死守部分方畧多公之謀虜不能拔而去名聞河朔間除直秘閣既而京城不守忠顯死之方是時為國死難者蓋鮮獨忠顯之前其白公痛家園離取之大義不與虜共戴天免喪以

秘閣修撰知池州改集英殿修撰知秦州未行召赴行在所除

御營使司參贊軍事時太上皇帝即位三年苗傅劉正彥甫伏

誅有平寇將軍范瑋擁兵入觀瑋在靖康變故中附賊逆亂知樞

密院事忠獻張公與公謀誅之張公召瑋詣都堂公叱縛之致于

理悉分其衆頃刻而定忠獻益奇公及領川陝宣撫處置使遂辭

公參議軍事公雅意欲圖虜急關陝要地而張公一見相知非偶

然者遂不辭而從宣撫司至關據秦州號令五路四年除徽猷閣

待制會聞虜窺江淮議為牽制八月合五路兵進至富平與虜遇

我衆不能支虜乘勝以前宣撫司退保蜀口官屬憂恐有建議當

保夔州者公曰境者可斬也宣撫司豈可過與州一步係關陝之

望安全蜀之心收散亡固壁壘以為後圖則可與張公意合公單

馬直抵秦高公遣腹心訪諸將所在時虜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

無所歸忽聞公在近宣撫司留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軍復振公

命驍將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撤關虜不敢犯紹興元年夏始聚兵

來攻玠敗之秋復來又大敗之徑獲以數萬計宣撫司徒治關中

公留關外護軍明年玠以秦鳳經略使戍河池王彥以金均房鎮撫使戍金州二鎮皆饑而興元帥過爲守備閉關塞褒斜二鎮病之張公召玠彥議事皆願得公鎮興元乃承制拜公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公至之日殫弛其禁通商輸粟二鎮乃安公謂虜用騎兵利衝突在我當先柵要地以勁弓弩待之蔑不濟者且以是約二將獨彥頗易公之說是歲十二月虜由商於犯金州正月至上津彥出不意逆戰不能却遂焚金州退保石泉公遣將馳告玠玠驚曰事迫矣當亟徼于險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不然是負劉待制即越境馳一日夜凡三百里中道少止公移書曰虜旦夕至饒風嶺下不亟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某當往玠即復馳至饒風虜急攻數日死傷如積更募死士犯祖溪關以入出玠後玠還漢中公與玠謀守定軍山玠憚之遂西公退守三泉從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木芽蘗食之遺玠書曰某誓死於此與公訣矣玠得書泣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玠乃從麾下自仙人關由間道與公會于

三泉虜游騎甚迫玠夜視公方酣寢旁無警言何者玠曰此何時而簡易乃尔公慨然曰吾死命也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人關公獨留爲壘壘於潭毒山上十六日而成又數日而虜至中夜斥候將遣人報曰虜至矣諸將皆失色入白事公曰始與公等云何今寇至欲避耶下令蓐食遲明上馬先止戰地据山角坐胡床諸將奔至皆泣曰此某等駐軍處而公先之耶豈可使虜矢傷公即爭代公處頃之復有來報曰虜退矣乃還方虜入梁洋蜀大震宣撫司官獨爭咎公有爲浮言相恐動請徙治潼川軍士聞者皆怒公力爲書爲張公言其在此虜決不能越無爲輕動搖張公用公言乃定虜遣十五北賚書與旗來招公及玠公斬其十四人令一人還曰爲我言於爾酋來戰即來我有死何招也先是梁洋官私之積公悉已徙置虜無所得糧日匱前後苦攻死傷十五六涉春已深虜疫且作遂遁去爲我師掩擊及墮溪谷死者不可勝計虜之去四月也其餘衆不能自拔者悉降凡十數柵虜之喪失蓋莫甚於此役其大酋撒离喝兀木輩時方垂涎于蜀日夜聚謀所選士

率千取百百取十其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擁其
後前者死後者復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如初其爲必取計
蓋如此惟公與張公協心戮力毅然以身當兵衝將士視公感激
爭奮卒全蜀境公還興元分遣官吏安集勞來凡潰卒之乘時怙
亂山谷間者悉捕斬以徇自是兵勢日振方更恢遠略然張公已
困於讒公亦繼被罪矣二年除寶文閣直學士四年責散官安置
白州始吳玠爲偏將公竒之言於張公張公與語大悅使盡護諸
將卒得玠力至是玠上疏納節贖公罪士大夫多玠之義而服公
之知人明年還故官奉祠時張公相矣召公赴在所又還集英殿
修撰知鄂州權都督府叅議軍事宣諭陝蜀朝議欲合諸道兵大
舉公自蜀還歷諸邊盡得虛實謂且當益繕治廣營田以俟時

朝廷欲遂用公願親年浸高力請歸養以微猷閣待制知泉州泉
素難治番商雜居公下車肅然無敢犯有事涉權倖者立論奏釐
正之亡何張公去位言事者觀望論公復責散官安置漳州以郊
祀恩得歸會江上擇守起公爲泂江安撫使知鎮江府虜入寇公

建請清野盡徙淮東之人于京口填拊得宜人情不搖謂樞密使
張俊曰異時此虜入寇飄忽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意已而
果欲邀和及遣使來揭旗于舟大書江南撫諭公見之怒夜以他
旗易之翌日接伴使索之甚急公曰有死耳旗不可得索不已乃
還之境外張俊以公料敵及治狀聞有旨復待制和議成公謂宜
及無事時講修淮漢中備厲器械治舟楫其言甚悉宰相秦檜忌
之諷言者論罷復以祠祿歸十六年十月二日遇疾没于正寢享
年五十積官右朝議大夫以子貴贈少傅娶熊氏贈福國夫人再
娶卓氏贈慶國夫人子珙克世其家復以忠義略被 今上眷
遇嘗爲同知樞密院事識者不以劉氏三世官達爲衣冠之盛而
以忠義相傳不替愈大爲家國之光淳熙五年珙爲建康留守病
且革自力作書授其弟珣使致諸棊以銘公墓爲屬棊蓋公所從
忠獻張公之嗣子也奉書而泣且無所從辭於是取公弟子翬舊
所狀行實掇其大節如此惟公慷慨自許每有捐身徇國之願當
事之難衆人惶撓失措公色逾厲氣逾勁遇事立斷凜不可犯尤

長於兵料敵決幾殆無遺筭得將士心皆願爲盡死其爲政發姦
擿伏若神所治不畏強禦而天性孝友恂恂接人樂易開口見肺
肝輕財重義緩急扣門無愛干力振人乏絕傾貲倒廩無吝色姻
親鄉鄰昏喪悉任其責闢家塾延名士以教鄉之秀子弟吏部郎
朱松疾病以家事託公築室居之舍旁教其子熹與已子均卒以
道義成立平生再貶徙處之怡然不以介意而其許國之誠則至
于沒而不懈也嗚呼偉哉以明年冬葬于崇安縣五夫里蟹坑祖
塋之北杖之爲銘蓋後公沒二十有三年也公孫二人學雅承務
郎學衷尚幼孫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呂欽幼未行銘曰

寒江凜冽喬松挺節艱危反側志士秉烈允殺劉公孤忠業業國
恥家讎刻骨泣血誓不同天心焉如鐵縛袴從戎思奮其伐虜方
鳴張闖蜀門關紛紛鄙夫縮避一轍惟公矢謀克贊于決身當兵
衝橫過力折衆駭失色我怒貫髮驍將突兵怙以奮發羯酋力窮
齧走竭履迄全蜀疆如器無缺伊人是恃豈險難越不區蜀全關
輔可挈投機于征以異日月巧言害成健手孰掣空令父老談說
噴噴和戎議與公膺如噎守且舉職妖旗莫揭歸卧于家忠憤曷
洩嗚呼中年竟隕此傑歲踰再紀精爽森列嗣德有光公志益晰
我爲銘詩追勸其碣

淳熙六年七月庚申

宋故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致仕彭城縣開國子食邑
五百戶贈少傅劉公神道碑銘

從表姪宣教郎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朱熹撰
并書

承事郎充秘閣修撰權發遣江陵軍府主管荆湖北路安
撫司公事張栻篆額

徽猷閣待制贈少傅彭城劉公既薨三十有三年其子觀文殿學
士彭城侯亦以疾薨于建康府舍疾革時手爲書授其弟珙使以
屬其友朱熹若曰珙不孝先公之墓木大拱而碑未克立蓋猶有
待也今家國之讎未報而珙銜恨死矣以是累子何如熹發書慟
哭曰嗚呼共父遽至此耶且吾蚤失吾父少傅公實收教之共父

之貴乃吾責也即訪其家得公弟昆山人先生所次行狀又得今江
陵張侯棫所爲志銘以次其事曰公諱子羽字彥脩其先自長安
徙建州今爲崇安縣五夫里人曾大父贈朝議大夫太素大父贈
太子太保民先皆以儒學教授鄉里而皇考資政殿學士贈太師
忠顯公遂以忠孝大節殺身成仁事載國史公其嗣子也少以父
任補將仕郎積勞轉宣教郎權浙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入主
太僕太府簿遷衛尉丞辟河北河東宣撫司書寫機宜文字以功
轉朝請大夫授直祕閣建炎三年擢祕閣修撰知池州改集英殿
修撰知秦州未行除御營使司參贊軍事辟川陝宣撫處置使司
參議軍事四年除徽猷閣待制紹興二年領利州路經略使兼知
興元府除寶文閣直學士封彭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四年責
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五年復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復爲集
英殿修撰知鄂州權都督府參議軍事宣諭川陝踰年還報復待
制知泉州八年落職提舉太平觀尋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漳州安
置十一年復官起爲松江安撫使知鎮江府十二年復待制進爵

子益封二百戶是歲罷復提舉太平觀五年而薨公天姿英毅自
少卓犖不羣年二十四五時佐忠顯公守越以羸卒數百破睦寇
方臘數十萬衆卒全其城復佐忠顯公守真定會女真入寇以大
兵圍其城公設方畧登陴拒守數月虜不能下而去忠顯公旣以
節死公扶喪歸葬號天泣血以必報讎恥自誓免喪造朝以書
抵宰相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爲根本於是有秦州之命遂參御
營使司軍事時叛將范瓊擁彊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
兵中外洶洶知樞密院事張忠獻公與公密謀誅之一日爲遣張
俊以千人度江捕它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
堂計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公坐廡下恐瓊覺事變遽
取寫敕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
愕不知所爲公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使光世出撫其
衆數瓊在圍城中附賊虜迫脅二聖出符狀且曰所誅止瓊耳
若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因悉麾隸它軍頃刻
而定瓊竟伏誅張公由此益奇公及使川陝遂辟以行至秦州立

幕府銜受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虜窺江淮急張公
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公以非
本計爭之張公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
耳遂北至富平與虜遇戰果不利虜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
人情大震官屬有建議徙治夔州者公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
全盛虜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
不堅守縱使深入吾乃東走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血脉不復相通
進退失計悔將何及爲今日計且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
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
固壘觀釁而動庶幾猶或可以補前愆贖後咎柰何乃爲此言乎
張公然公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公即自請奉命北出復以單騎
至秦州分遣腹心召諸亡將諸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公命
驍將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虜謀知我有
備引去明年復聚兵來攻再爲玠所敗俘獲萬計蜀土以安宣撫
司移軍閬州公請獨留關外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軍民之心

翁然向之又明年漢中大饑諸帥閉境自守因有違言皆願得公
帥興元與連兵張公承制可其請公至鎮開關通商輸粟輯睦鄰
援飭兵練卒柵險待敵會虜復入寇將道金商以鄉四川公以書
諭金州經略使王彥使以強弩據險邀之彥習用短兵婁平小盜
不以公言爲意虜猝至逆戰果敗走保石泉時吳玠爲秦鳳經略
使公聞彥失守亟移兵守饒風嶺馳以語玠玠大驚即越竟而東
一日夜馳三百里中道少止請公會西縣計事公報曰虜旦久至
饒風下不亟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吾當往今願西走不知者謂
吾懼而逸諸將得無解體乎玠得書即復馳至饒風列營拒守虜
人悉力仰攻死傷如積更募死士由間道犯祖溪關以入繞出玠
後玠遽走還漢中且來邀公欲與俱去公不可復留玠共柵定軍
山以守玠亦不從公不得已退守三泉從兵不及三百人與同粗
糲至取草牙木申噉之遺玠書與訣玠持之泣下欲馳赴公未果
其愛將楊政者大呼軍門曰公今不行是負劉公政輩亦且舍公
去矣玠乃來會三泉時虜游騎甚迫玠夜不能寐起視公方甘寢自

若旁無警伺者遽起公請曰此何等時而簡易若是公慨然曰吾死命也亦何言玠嘆息泣下竟不果留公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泉水乃築壘守之儲粟十餘萬石盡徙將士家屬柵中積石數十百萬下臨走蜀道數日虜果至營數十里間一夕候騎報虜且至諸將皆失色入問計曰始與公等云何今寇至欲避邪下令虜守倉遲明上馬明日公先至戰地前當山角據胡床坐諸將追及泣請曰某輩乃當致死於此非公所宜處也公不為動虜亦引退自虜入梁洋蜀中復大震宣撫司官屬爭咎公更為浮言相恐動力請張公徙治潼川令下軍士憤怒或取其榜毀之公連以書力為張公言此已為死守虜必不敢越我而兩藉弟令不能守我死行未晚也今一旦輕動若此兵將忿怒恐將有齟齬公墳墓者公奈何張公發書大悟立止不行虜遣十餘人持書與旗來招公及玠公斬之餘一人使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因復與玠謀出銳師腹背擊之先是公已預徙梁洋官私之積置他所虜深入無所得而糧日匱前後苦攻死傷十五六又聞

公之將虜已也懼遂遁道公亟遣兵追擊之墮谿谷死者不可計其餘衆不能自拔者猶數十柵皆降之是時虜大酋撒离喝兀朮輩主兵用事計必取蜀以窺東南其選募戰攻蓋已不遺餘力而我之謀臣戰將亦無敢為必守計者獨公與張公協心戮力毅然以身當兵衝將士視公感激爭奮卒全蜀境以蔽上流寇退又方相與定計改紀軍政以圖再舉而張公已困於譏公亦相次得罪徙白州矣始吳玠為裨將未知名公獨竒之言於張公張公與語大悅使盡護諸將至是玠上疏請還所假節傳檄贖公罪士大夫以是多玠之義而服公之知人既張公入相大議合兵為北討計召公赴闕使諭指西師且察邊備虛實公還奏虜未可圖宜益治兵廣營田以俟幾會時又方議易置淮西大將且以其兵屬公公復以為不可遂以親老丐便郡得泉州以歸在郡踰年治有異等之效學士校久廢撤而新之堂序規撫略放太學至今為閩中諸郡之冠僧可度者以賂結中貴人屬戚里陳氏誣奏奪陳洪進守冢寺公曰此細事尔然小人罔上如此是乃覆霜之漸不可長即疏

其事以聞咸整輩皆抵罪無幾何淮西軍果亂張公去相議者反謂公實使然不責無以係叛將南歸之望於是再責聞者嗤之而公不自辨也在鎮江會金虜復渝盟公建議清野盡徙淮東之人於京口撫以威信兵民雜居無敢相侵擾者嘗得盜劾之乃楚州守某者所為前後攻劫不可計悉具獄棄之市以其事聞某者亦坐遠竄於是境內帖然道不拾遺既而虜騎久不至樞密使張俊視師江上以問公公曰此虜異時入寇飄忽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意居頃之虜果復以和為請而使使者乃植大旗舟上書曰江南撫諭公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接伴使者見旗有異大懼請之不得至以語脅公公曰吾為守臣朝論無所與然欲揭此於吾州之境則吾有死而已請不已竟出境乃還之張俊還朝上聞公治狀又所料虜情亟詔復舊職公以和好本非久遠計宜及間假時修城壘除器械備舟楫以俟時變宰相秦檜始以復職非已出已不悅至是益怒諷言者論之罷歸遂不復起士大夫之有志當世者莫不相與喟然深為朝廷惜之公生紹聖丁丑薨紹興

丙寅年五十葬故里蟹坑祖塋之北元妃福國夫人熊氏葬拱辰山忠顯公墓次屏山先生實表之繼室慶國夫人卓氏公沒持家二十餘年細大有法內外斬斬彭城侯雖熊出然撫之厚而教之嚴所以成就其德業為多遇族黨親疎曲有恩意薨荆南府舍葬甌寧縣演平之原公子三人彭城侯為長嘗以中書舍人事

太上皇帝以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

今上皇帝風望勞烈對于前人當世鮮能及之次瑞承務郎出後公弟祕閣公早卒次珙從事郎亦以公命為屏山先生後孫男二人學雅承務郎學裘尚幼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呂欽幼未行也熹之先人晚從公游僅一再見公幸屬疾寓書以家事為寄公惻然憐之收教喜如子姪故熹自幼得拜公左右然已不及見公履我開府時事公又未嘗以其功伐語人獨見其居家接人孝友樂易開心見誠豁然無纖芥滯吝意好賢樂善輕財喜施於姻親舊故貧病困厄之際尤孜孜焉因竊從公門下士及一二故將問公平正大節又知其志員徇國之忠決機料敵之明得將士心人人樂

爲盡死事皆偉然雖古名將不能過至其爲將愛民禮士敦尚教化墮茲發伏不畏強禦乃有古良吏風及公旣沒然後得其議奏諸書及張公手記秦州出師時事讀之又未嘗不慨然撫卷廢書而歎也惟公家自忠顯公以來三世一心以忠孝相傳事業皆可紀而公奔走兵間尤艱且危雖不幸困於讒誣不卒其志而中世以沒然再安全蜀以屏東南人至于今賴之頌表隧之碑獨不時立漫無文字以詔後世則豈惟彭城侯九原之恨凡我後死與有責焉於是旣悉論載其實又泣而爲之銘以卒承彭城侯之遺命其銘曰

大警言 皇德曰彼其平復界材傑俾維厥傾薄言試之于越于鎮卒事于西亦危乃定始卻于秦偏仄飄搖一士之得厥歎以昭再蹶于梁莫相予死亦漳其衝校績逾偉岷嶓旣奠江漢滔滔爾職于佚我司其勞曾見弗圖讒口磬磬載北載南倏貶其褒曰和匪同識微慮遠豈不諄諄卒莫予展我林我泉我寄不淺莫年壯心有逝無反惟忠惟孝自我先公勉哉嗣賢克咸厥功豈不咸之又

圯于成詩勸來者永其休聲

九

改太尉威武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
貳仟戶隴西郡開國公致仕贈開府儀同三司李公行狀

曾祖德明故任皇城使贈太師秦國公

曾祖妣野氏贈楚國夫人

祖中言故任皇城使贈太師魏國公

祖妣折氏贈韓國夫人

父永奇故任同州觀察使充鄜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

知鄜州軍州事兼管內安撫使贈太師陳國公諡忠

壯

妣蒙氏贈越國夫人

公諱顯忠字君錫綏德青澗人先名世輔

太上皇帝改賜今名寵嘉之其先唐諱公子也世遠譜不存由唐

三五季逮我 國朝世為蘇隄九族都巡檢使地扼邊衝有橫山

之險賊平夏邪曲祖孫相承長維其鄉自公先世每以恩信得士

士樂為用其修勇鷙果敢視騎射戰鬪猶食飲之常攻克守固號

為鄜延形勝之障公尤為雄偉不常者生而卓異長七尺風神堂

堂自幼個儻有遠略忠壯秋當任子公慨然曰男兒當自立功名

於戰陣取富貴何藉門蔭耶建炎二年王公庶經略鄜延時忠壯

統領本路軍馬聞金人已入寇王俾忠壯募士硬探忠壯難其人

公年十七毅然請行獲間者十餘人問得其情殺之梟二級以獻

王公壯其勇為上功補初品官由是漢番咸知名為勇躍起忠壯

輒命公為先鋒所向無不殄滅民恃以安稍遷鄜延路兵馬都監

兼充第六王將戎入寇公屢擊之自是無敢化塞偽齊僭號去蘭

公父子材勇將大用冀為已輔元未尤多公才而公父子每念我

宋日也二百年世襲祿秩及此淪陷乃為彼用罪未嘗不感憤流

涕待之雖厚終不屑意一日忠壯因飲醉與劉黶爭計數侵之且

以去黶曰吾昔日與爾比肩事 宋不因多故爾何得至此今遠

以望子見陵耶眾為之懼已而黶其謝過終不少屈黶方務收人

公於示能容中實銜之陰有圖天會齊發獲免戊午歲公知同州

與王世忠號鐵幡竿者令頓遇等潛謀通蜀將距渭水共爲恢復之舉元遣使召白彥忠黃士成崔佺以書抵宣撫吳公玠莫出兵外應西元帥撒里曷者虜酋之親弟也挾貴驕恣過郡邑則擇良家或召其妻女侍飲不從則陰賊之公常扼腕一日召公計事公疑不利於己移疾不往撒里曷怒領兵數百人并其首領桀黠者百餘欲以掩公至則踞坐聽事公使人扶掖見之撒里曷作色謂公公謝以墜馬傷足請犒從者公密戒左右多與之酒使盡醉悉殺之別館又殺其親兵數百人出伏甲於幕下擒撒里曷縛馬上將以南歸爲質謀迎北符之還公有恩於州人州人甚愛之見公舉事咸驩呼鼓舞以手加額曰復見趙官家有日矣擁逼出門曾有人告變捕公者兵刃四合公與親隨崔阜拓跋忠等近百人決圍而出且戰且前由漢村經臨高原撲地河五交原凡關隘兵悉控扼公每揮戈大呼馳之莫不驚潰公衆總原上望追騎益多公撫撒里曷謂追者曰迫我急即急殺之矣故虜騎尾而不逼有勸公殺以絕望者公曰彼衆我寡殺之肯舍我乎雖死無益吾固有所處乃解其縛謂曰欲生耶欲死耶能從我三事我活汝否則殺汝吾以死戰追騎皆非我敵汝嘗見吾戰矣豈誑汝者撒里曷曰公果活我唯公命公於是授之三箭使折以自誓公曰汝國本遠夷大宋優禮厚幣講好脩睦而汝國遽墜大信猖狂至此我宋何負焉今還語而主歸我二聖復我疆土繼好息兵免南北生靈無罪被殺一也造謀舉事悉自我出吾家屬汜同州之民無與也汝無遷怒戮及不辜二也吾既舍汝汝無縱兵追我我再獲汝必不汝放三也撒里曷聽命惟謹次第折箭且曰或敢背盟有如此箭公麾之使去虜騎得撒里曷即東馳莫敢回顧公始欲擁撒里曷歸朝值洛水汎溢無舟不得渡又虜人會合諸道軍馬斷南歸之路公不得已遂奔夏國公鄰里隣於夏境夏人服其家世久矣公至夏主甚喜遣翰林學士楊其姓者郊勞禮意良厚楊推誠公亦無隱自茲無彼我之間楊因暇日語及金人自得志於中原恃其強盛每見侵陵亦有并吞之意知公雄傑故深相結納將倚爲用有間者從延安來報自公之西金人即飭五路兵

分捕公之家屬二百口無長少悉遇害公抱終天之痛每念之切齒則必嘗恨不即死以復天大靈公中夜自挈壺酒過楊楊延之卧內相與對酌因愬父兄遇害甚慘泣數行下屬楊借兵將以復讎楊惻然翌日為公請夏主曰彼能為吾立功固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野義者有射騎數萬恃勇桀驁焉要素無厭擾邊十餘年矣夏主患之顧國中無能制之者以是屬公公欣然自任問須兵幾何公曰當以計取得精銳五百足矣夏主曰此虜未易輕圖與騎三千公命裹糧捲甲晝夜疾驅既逼其境遇行者則俘以自隨寇至其穴乃伏騎于旁岡阜間謀其三面虜倉卒惶惑野義者金冠鐵面具畫若鬼物故號野義少選野義持大刀跨馬名赤駝指呼布陣公謂之曰汝徒恃犬羊衆實不勇果勇能與我挑戰乎野義問公為誰公曰因汝不臣其主汝主有請大國命我伐汝無多言速出戰野義怒揮刃躍馬而前公豫戒一騎俟我與之交馳從傍過之及鋒未接一騎出焉野義頓視間公伺隙投鎗徒手摔其背野義身偃公挾以歸其徒窘蹙散遁伏騎乘之餘衆悉降獻俘

之日夏主大悅將妻以女公辭以父喪即日出兵十萬授公乃鼓行而東先是金人既族其家度公必為復讎之舉兼自丙午歲用兵至是幾及一紀彼既厭兵且數為王師敗於兩淮思欲息肩割三京請和知公之在夏未嘗一日忘東向也公軍所至無不望風迎降獨延安閉門拒守公謂之曰吾之此來止求告捕害吾親者若得其人吾於延安之人何憾焉已而監軍薛昭者繼城見公云始告捕者蘇常柳仲二人耳俄有捕其人以獻者公詰之遽服因剖心以祭時金人既還侵地 國家肆赦安集薛因出詔示公公未悉真偽有耿煥者多識與公有舊為公言真詔也公即率所部南望拜赦郡人交堵公流離喬寄於三國間十有餘年備歷艱險還朝之志萬折必東顧勢未可姑待効見歸報朝廷及三京既還無所用力因說夏人俱南夏人往往懷土公度不可強但取願從者得二千餘人公鄜延舊部曲數萬衆皆願隨公蓋公在長安被詔止許量帶軍馬前來赴闕又於內揀選三千人時夏國招撫使王樞見公說夏人歸南反謀公歸夏公大怒遂擒王樞同時領衆

歸朝 太上皇帝賜對使殿玉音獎諭曰卿忠義歸朝立功顯著
燕鳴錫賚恩意甚渥即授公護國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兼樞密院都統制時公方年三十實紹興九年也明年金人叛
盟兀朮寇邊朝廷大舉進討劉公光出充三京等路宣撫處置使
表公爲本司前軍都統制上以宸翰賜公曰卿將所部與張俊會
合如立奇功與卿建節諸將會征西戰于柘臯兀朮大敗公軍追
至孔城奪鞏倪之被虜者以萬計賊退召赴闕以功除保信軍節
度使兩浙東路馬步軍都總管公生西邊長遊隴蜀梁宋間熟悉
虜情至山川險易兵馬強弱如拍掌因上恢復之策於朝時當軸
者方主和議慮公矛盾以事降平海軍承宣使公居丹丘從容暇
豫與叅政錢公端禮賀公允中兩府曹公勛郡守蕭公振日爲棊
酒之樂徜徉于泉石間無閑發色時嚴整朱公敦儒亦居是邦群
公每有勝致朱必以詩詞紀之如是者十餘年會時宰物故
太上皇帝知公被黜非辜召還復寧國軍節度使殿前司右軍統
制歲餘改選鋒統制殿帥楊和王存中奏 太上曰以李顯忠才

氣豈宜處之偏裨 太上然之陞選鋒都統制賜田六十頃辛巳
歲逆亮犯順秋八月公以池州都統移軍舒城除御營先鋒都統
制候騎報賊東京郭留韓將軍兵萬人渡淮十月四日公領趙
康年曹高麥章永壽劉彪等與虜戰于大人洲首剋其鋒乘勝掩
擊洄淮虜軍溺死者千餘人俘降甚衆復還舒城入合肥又携張
師顏馬司精銳由安豐登花壓鎮取順昌公先聲所暨城中震悚至
則拔之擒王千戶等俘降數千人又遣曹高麥分兵襲蒙城擒劉
承德而還後亮親擁六犯淮西朝廷命建康都統王權拒于合肥
權退保和州竟失守有詔命公駐軍蕪湖以扼裕谿口之衝尋報
權棄軍渡江人情恟懼督府被言罷權兵柄檄公會軍采石始權
失律也時雍國虞公心文恭贊督府訪權所以敗之實其軍咸詆
權失且曰非我輩不戰之罪亦非虜之善勝蓋權望風先遁我輩
何能自振雍公曰朝廷已令池州李都統交此軍爾謂如何眾合
辭云用李公則我等有所賴公於是領權軍兼淮南西路制置使
京畿河北西路淮北臺亳州招討使亮至揚林瞰江築高臺植二

黃旗中張黃蓋其躬披金甲執小紅旗麾軍侍衆以爲江可渡也
公即措置依山列馬步軍成陣五分戈船以其二泊於東西兩岸
其一泊中流藏其二於蘆洲港中頃之賊麾戰艦渡江呼聲震天
叱賊舟及岸虜漸登陸遣時俊王琪盛新戴臯張振張榮逆擊之
我師賈勇一以當十俘斬之餘降者甚衆又疾遣戈船併進以神
臂剋敵弓射之中者洞貫虜溺不死者不可勝計賊舡於是退遁
向者港中所匿戈船出斷其後奪賊舡二十餘艘繼以輕舸縱火
焚其戰艦火光蔽江煙焰徹天亮既敗公遂募軍校抵亮所諭之
曰今管軍非王權乃曩時擒檄里局李世輔汝衆逼江將何爲局
若稍却容我渡軍爲一戰決勝負今汝臨水而陣是不欲戰也亮
聞之走淮東尚留精兵於和爲後拒公分兵絕江陣于和之城下
賊出迎敵公身先將士殊死戰賊敗走入城我軍躡之賊縱火公
領軍塗甲冒火而進遂復和州公又遣韋永壽頓遇趙宣李宗正
等襲至柘林塘追擊大破之又分遣將校於蜀山段寨以來邀擊
虜衆所向無不克捷公伺得亮將犯京口乃遣戈舡令戰士踏車
左右岢我巨艦舳舻相銜掀舞於湍流駭浪中曲折下上勢若游
龍諸酋獲壘觀之莫不喪氣亮乃作偽詔遣校尉張千秩率舟來
諭王權謂亮提兵往瓜洲似與權有先約雍公與公議公曰此其
用間耳然亦當以 朝廷已罪王權之事答之庶絕其冀望雍公
以向然遂作檄曰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鴟張至此 朝廷已將
權重賞典憲今統兵乃李世輔也汝豈不知其名若往瓜洲渡江
我固有以相待無虛言見休但備一戰以決雌雄可也遣所獲女
真二人齎往亮得書大怒數諸酋以不用命致楊林之敗將斬之
諸酋哀懇久之曰姑赦汝旦日各得戰艦百艘約五日必絕江違
令者死諸酋退自計曰南人用李世輔統兵爲備甚固我輩進必
敗退則誅進退等死死中求生可乎遂殺亮其斃詔班師以功擢
侍衛馬司諸子得對便殿各賜金帶 今上皇帝登極公陞對論
用兵大計稱旨蒙 玉音獎諭賜田七十頃明年擢領殿巖會都
督張魏公曰任恢復之責以招撫使命公節制殿前馬司及池州
駐劄御前諸軍由淮西而進建康都統邵宏淵爲之副建康鎮江

駐劄御前諸軍及步司軍馬隸焉進自淮東公即馮牙建旆誓衆啓行五月甲午渡淮丙申爲都統蕭錡領兵拒戰于隄溝張左右翼公指謂諸將曰此所謂拐子馬虜之長技也張榮請爲先鋒公授以方畧一鼓而虜騎奔潰丁酉公進軍距靈壁緣數里蕭陳以待公遣時俊負琦率兵擊之張師顏等繼進良以公遣曹高麥等以千騎橫衝賊軍又遣李舜舉領白旗子策之蕭大敗轉城西遁靈壁城中步卒三千泊偽官相繼出降遂收復靈壁公入城撫定令軍中無得虜掠市肆仍故公謂父老曰 朝廷本圖拯遺民於塗炭非欲多殺示威父老宜宣德意勿懷疑懼無不南向稽顙感泣者公命植二旗謂降者曰爾輩爲虜爲犴願歸朝者立黃旗下當裨授官資願歸本國者立白旗下有立白旗下者悉遣去初約邵宏淵取虹縣公取靈壁然後併兵而西公刻期得靈壁矣聞邵猶攻虹縣未下戊戌公領輕騎東趨虹縣遣靈壁降人入城諭以禍福曰汝逃則無所戰則不敵能死決戰不然速降猶保首領城破必殺無赦頃之大周仁踰城詣軍前曰我等素聞李公威名餘則不知也今願以城降至晚開門與蒲察徒穆夕安李千戶等率衆出降邵之圍虹縣也九數日不能下及公至始降邵以功不自已嫌隙始萌公趣邵奏捷邵曰虜降相公耳宏淵敢奏捷乎公曰此來本爲國事將此功與公奏捷願無疑也邵終怏怏乃曰今收復兩城功已顯著請從此回軍以全功賞公言男師廉師顏與都統男世雄同得 聖訓令到南京然後取旨今大軍入境纔得二邑以何爲辭而遽回軍萬一搖動衆心有誤大計邵愈不協乃與其徒唱言虜且大至吾屬虜矣公曰今軍勢方張正當仰遵 聖訓復故地以慰中原來蘇之望遂軍靈壁癸卯蕭琦領家屬降公於靜安鎮公待以禮命將官吳沭節伴甲辰公軍傳于宿州城東公軍自入境秋毫不擾所至壘漿接踵人情翕然咸謂復見天日於是盡得虛實是日邵軍亦至始合戰于城南地名大王湖自旦至晡凡數十陣虜軍敗北殺萬餘人其大漢軍釋甲棄仗稽顙乞降者亦萬數乙巳公閉營休士邵與張訓通王存皆言軍止有來早一食且乏攻具以何攻城不若還軍靈壁就糧而歸公曰所以

約齋享食者正欲宿州就糧耳令諸軍破城早飯邵眾竊笑公遂
先而上即開門進軍與城內賊軍巷戰公麾軍盪擊之遂收復宿
破賊而食果如公言邵軍尚未越濠遂遣撥發官王儀等屢往
自促邵始渡濠登城郡帑金帛即追索務官吏對邵宏淵等按簿
僅得十萬緡米斛半之公盡以犒軍使劉持攝州事用郡人所
募也前此都督魏公後書於公曰昨陛辭日面奉 聖訓軍馬渡
淮即令邵侯聽公節制仍令具知稟守待繳奏邵殊不樂至是復
以公移俾分節制邵益銜公殆不可與共功矣庚戌爲元帥勃撒
領兵來自南京號十萬合宿州散卒大戰于城南兩軍殺伐相當
是日統制李福輒離陣數里匿于櫻桃園適督府察視王實者見
之爲公言又李保棄其軍號隱避不戰公召福保對諸將詰其罪
一人伏辜遂斬之公與邵議曰虜旣數敗諸公以謂進兵如何邵
曰今得宿州虜雖敗走必以重兵拒我於南京公曰虜又敗當如
何邵曰拱州必有虜兵又曰聞虜已召陝西諸路軍馬會於東京
必來大戰公笑謂邵曰不然今虜數爲王師所敗其心固怯我師
乘破竹之勢南京之兵吾勝之必矣然後取徐州徐州有糧八十
萬吾得徐則軍食足乃可休士傳檄山東蓋山東吾向知亳州嘗
以恩結其人頗見信重聞吾提兵之來山東必響應則不勞而下
也山東旣下可以重賞募土豪數萬爲前驅王師繼之則河南故
地指日可復雖陝西兵至道路遙遠人馬疲困吾以逸待勞戰必
勝矣况陝西之兵皆吾鄉里部曲必不爲虜用此吾萬之策也
邵雖心伏其謀以歸心之切終不以爲然辛亥遲明親援枹鼓激
勸士衆戰酣公免胄躍馬揮戈所向披靡字撤退却者三虜大敗
西走時宏淵擁兵坐視且與其將佐亘言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
涼猶且畏熱况烈日中被甲苦戰人何以堪衆心遂搖無聞志矣
壬子夜忽鼓譟公遣騎覘之曰建康中軍統制周宏及邵都統子
世雄陽爲虜劫寨自遁黎明馬軍去幾盡癸丑督府命移軍入城
會諸將我法乃率餘兵攻兩城又分兵潛攻東北城陷虜兵已登陣
公親揮鉞斧手殺數十百人將士爭擊虜下城虜兵攻南城者

斃於巢木矢石積尸豕羊馬墻壞水盡赤虜旣數敗苦熱乏食咸已遠遁乃揚言陝西兵二十萬將至邵衆旣弱於前及聞此士心益不固公曉之曰始吾奄至出其不意入境半月而南兵之救方來陝西去此幾里而能遽至邪若以盛夏不可與師周宣王六月北伐諸葛亮五月渡瀘自古豈無盛夏而成功者乎此特虜見怖而走止吾追兵且姑留二日觀之於是有中公以飛語者曰是欲降敵耳不然盍去至晚一城恂恂公度不可遏乃歎曰天未欲平中原邪而沮撓若此會勅書至有見可而進勿墮虜計之語公遂整軍而歸且宿州之戰非公之過蓋緣當時督府所委節制不專加以邵宏淵王存等不能仰軀 國家用兵大計而乃倡言感動士心各懷歸心遂致統兵官輒敢秉私領兵遁歸無所忌憚公自提軍渡淮首尾二十日與強敵七戰七克連拔三城降虜右翼都統蕭琦萬戶蒲察徒穆國威同知大周仁三百戶百人長及正軍等破宿州斬麻葉萬戶柳葉千戶城內外殺死并捉到番賊及當陣殺死左翼都統前後降到并累殺死虜衆共四萬餘人於是軍

聲大震士卒咸有吞敵之氣大軍所至秋毫無犯是以中原之民日望 王師之來以爲內應公所統軍馬連日接戰傷折不過千人諸司自有實籍可見公提大軍渡淮入賊之境不備芻糧就敵糧草至於首先登城巷戰立功傷中將士亦是就宿州府庫金銀錢帛以充激賞且宿州之沒係 國家恢復大計旬日間連下三城殺降數萬虜衆奔北不暇賊所起山東河北簽軍皆欲內叛相應賊勢危亡指日可待不幸宏淵等自棄大功法戰退走誤國大事更相鼓唱張大虜勢復以退師爲是公還師至盱眙見魏公納印待罪唯歸過於己不復自明俟命於建康除醴泉觀使奉朝請趣召赴闕奏事中途得旨責授某州團練副使安置長沙居九月上知符離之役特以邵宏淵不協故過不在公移撫州歲餘又移信州乾道改元乃還復容州防禦使兩錫白金六萬兩絹三千匹綿一萬兩尋復隨州觀察使除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丐祠改提舉台州崇道觀再召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賜第葦下六年再除侍衛馬司一日對 選德殿上愛其姿貌魁傑

命寫真閣下越明年按視營屯還敷奏深合上意復太尉錄前功也是歲冬以馬帥移屯建康九年春引病丐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會稽歲賜米三千石五年上思之淳熙四年十月詔以提舉萬壽觀奉朝請遣中使勞問於江津賜銀合茶藥入見上撫存甚渥時給真俸俾葺居第又出內帑金賜之人知上用公意未替也無何以疾薨于賜第之正寢實五年七月朔旦春秋六十有九訃聞天子震悼輟視朝一日贈開府儀同三司隴西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貳仟戶贈典有加官其後七人命臨安安府給葬事以其年九月乙酉安厝于紹興府山陰縣承務鄉秦望山之原福國夫人周氏附焉公初娶福國夫人再醮趙氏和政郡夫人繼室以王氏信安郡夫人子男十六人師政武經郎師道武翼郎皆戰沒師雄武功大夫閤門祇候師廉終武功大夫師閔武功大夫閤門祇候充兩浙東路兵馬都監師文武功大夫東南第四將師顏右武大夫高州刺史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隴西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師孟終武功郎師正武略大夫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師古武略大夫充紹興府兵馬鈐轄師武忠訓郎師說承信郎監潭州南嶽廟師尹承信郎閤門看班祇候監潭州南嶽廟師且秉義郎監潭州南嶽廟師直忠訓郎師禹保義郎師英未仕女六人長嘗適武功大夫焦顯祖伉儷不協今歸寧次適武義大夫韋世昌次適秉義郎閤門祇候王瓚次適修武郎新差充京畿第二將趙鼎次適承節郎孔居義次為尼餘在室孫男十人謬謙誼訥詢洗謙諫議誣謗與詢議皆承節郎餘孫男女二十餘人尚幼公智勇根於天性自其兒時無他好與鄉里同輩惟以馳射為戲不捨晝夜夜則對燭二燈人挾一矢射之中者使不中者負而返公常中八九一日行壽春道中馬忽辟易有虎自林間躍出公背發一矢中口貫額于地後騎爭以戈斃之公之用兵奇智百出以勇果濟之故先計而後戰卒如所料遇大敵餘人奪氣公方便游其暇屢以少擊衆取勝御軍嚴肅令使必行諸子有從軍者竊敵公常戒之曰汝曹無恃我故不用命軍有常刑必不汝私於是諸子奮勇先登皆立奇功果毅英發以名節自期公雖

不喜文飾然前代治商近時得失頗言言之使人聽之不倦議論
功中於事情人所不逮未嘗學書而筆力自然適勁蓋其心畫也
味財重義親舊部曲問葬死字孤一無斬色至有官之者聞人疾
病若痛在己命醫求藥汲汲恐不及賴以全活者甚衆都統吳公
錫與公同寮嚴嚴吳約以女爲公子婦比吳死其家遭寇流落江
西不敢冀復婚約公偻聘幣具此其賸不遠數千里遣人迎之曰豈
以生死貴賤異吾心哉故楊和王多公勇於義待遇餽給特異於
衆及楊王薨公感其知己號慕若喪所親殺名馬以祭前此池州
軍中將佐使臣例不理磨勘及公任都統爲奏請以年勞理磨勘
轉秩自是請給封贈並依資任自公啓也又諸路州軍有貸命卒
配役于軍者皆悍勇可用日繫鐵索夜囚土牢死而後已公愍之
曰使功不如使過因奏盡釋之隨材分隸行間在安豐咸忍戰立
功報公之德公平日不以勢進人任材而已不喜干人以私有片
不以罪或忠而獲譴者雖千里必追贖之且爲直其事見一善必
稱獎如自己出聞人過則掩匿庇覆之不暇御下有不可犯之免

及待士和氣如春所至坐客隨滿公自奉至薄而遇林武智勇之
士有乏絕者必賑之無所吝惜且曰吾爲一國家養之以備一朝
之用故俸賜隨得隨盡上知其用不足嘗賜田以周之平時與人
談論無非愛君憂國其於財利未嘗一語及之薨背之後家無餘
資公氣雄萬夫與故郡王堉公世忠同鄉里堉每以豪勇服人公
累世將家駐兵陝右夏人不敢輒寇邊境堉公名著山西而未嘗
少屈於韓及公歸朝韓力於上前奏乞公於麾下上以公才非韓
所能服遂以樞密院都統制處之公特立不倚唯以忠誠結知
冕旒人謂義不志君如閔雲長忠不恤家如李良器子儀之寬厚
得人光弼之嚴明御下公兼四者之美而能持之以恭守之以謙
故秩視槐鼎生榮沒哀子孫誥誥復盛一門亦天有以報之也方
靖康之難要金曳紫保寵固位或北面犬豕助桀吠堯者有之而
公遨遊三國萬死來歸忠烈昭然上貫白日及敗兀木於柘臯挫
逆亮於采石西取順昌北復符離雖志不克就亦足暴白於世矣
遠啓手足呼門人諸子謂之曰吾束髮從軍及壯爲將殺伐不爲

不多然未嘗以私憾戮一人今年幾七十官至二府行矣無纖毫累所不獲者 國恩未報大歸未復耳且獨諾子曰汝曹當竭節盡忠以追繼吾志則吾死瞑目矣且口占遺表之意言竟寂然而逝葬且有日諸孤俾狀其行事將請謚于太常揭碑于神道以圖不朽而傳無窮以掄同朝之公知公爲許故不果辭敬爲次第其實以告太史氏謹狀

淳熙五年八月日寧武軍承宣使知閣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張 掄 狀

新刊名目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五

書虞雍公守唐鄧事

眉山任

燮

紹興初秦檜議和割唐鄧遺虜以襄陽三十里前為境三十二年
逆亮敗盟自率大兵渡淮窺江遣劉萼一軍由光化順流徑薄蕩
陽城下亮意不在襄漢但分兵仗相牽亮敗死萼亟徹去唐鄧民
開門納官軍明年春高宗視師建康命中書舍人虞公宣諭川陝
然陝西之師非京西合勢莫可進討非京西屯守莫可牽制故陝
西之勢其重乃在京西為今日最急之策宜速以重兵據確山一
帶之險以保唐鄧時王彥取陝西數郡兵止六千人屯商州公奏
乞駐兵唐鄧令吳拱分精兵二萬人從鄧州路與王彥會商州以
萬人守潼關使河南虜兵不得援長安以萬人與王彥合力取長
安吳璘姚仲徐擁大兵震關輔使陝右虜兵無援可不戰遁去會
吳璘破大散關進兵向西北與虜相持德順而吳拱乃被旨屯鄧
州公又奏鄧去唐鄧數百里緩急難以相應且唐鄧無屯兵恐京
西虜兵無所顧忌引兵向陝以助合喜則吳璘未必成功使或成
功用兵力亦倍乞且令吳拱李道於襄陽歇泊仍更兵戍唐鄧若
京西之虜分兵向陝則令引兵擣其虛未報是歲六月 壽皇受
禪和戰議未決論者多欲棄陝西新復州郡公亦奏乞歸班而吳
璘仁德順事急約公會議公至秦州又具劄子與汪澈同申前議
乞以重兵據唐鄧分兵二三萬人由內鄉出商於守潼關焚大慶
橋與王彥合勢取長安因長安之糧可取河南因河南之糧會諸
軍可取汴兵力既全饋運亦省至於兩河因民之心可傳檄而定
無何省符以公知夔州繼被旨留吳璘軍前議事又起赴行在遂
詔吳璘班師盡棄陝西新復州郡公還奏事殿上以笏畫地為陝
西形勢論辨甚悉上撫然有悔意以公知太平州襄陽有警再召
公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趙搏王宣軍馬公陛辭即
於上前論今新復州郡雖陝西已棄而唐鄧海泗尚存唐鄧為荆
襄藩籬且平原廣袤實為恢復勝勢所在決不可棄既至襄陽即
與諸將議城唐時虜已遣使議和必欲求割唐鄧海泗四郡朝廷

遣胡昉還聘虜留之聲言沙河造橋襄葉置烽燧必欲取唐鄧公知虜心我得唐鄧勝勢則中原人心自歸其憂大矣故絕欲市和以得唐鄧於是章凡十餘上乞不棄唐鄧其後竟城唐公之城唐也或言虜重兵厭境公料虜自逆亮之殞兵散馬多死契丹渤海益張兩河民日起必無能為公乃行以數百騎出唐城欲至緒陽陂以安衆心遣人伺虜還言早將蕭定遠聞官軍在唐以四千騎走汴矣公遂還唐鄧間士民爭持酒來獻羅拜馬前乞朝廷勿棄二城公皆勞勉之懽悅而去會和議成將割地初公上章剴切有去朝廷必欲割唐鄧且即掛冠而去至是遂上丐老之章有旨赴關以戶部尚書韓中通制置荆襄割唐鄧海泗以和燮嘗論諸葛孔明草廬中與昭列論取天下先取荆益待天下有變則一軍出隴右一軍出荆襄亦欲掎角取雍耳其後關羽已失襄陽則孔明右臂已斷天下形勢非復草廬中所料是故魏延嘗欲以奇兵取長安孔明不之從蓋無以為之掎角故也天若祚漢關羽尚在襄陽孔明以大軍出隴右而許洛之間又有徙邾之警則孔明可以端坐而得長安何至乘危激倖用魏延之策哉自頃中原有事忠肅虞公既成采石之功朝廷付以襄漢上流重任公知唐鄧勝勢可以牽制虜兵則隴右之師可以平取長安乃專意保唐鄧虜亦覺之請和以求割地益堅惜乎和則堅矣而天下勝勢孔明之所欲而不之得者一旦在戎而未獲收其功也因具著之以明天下形勢之所在俾後有攷焉紹熙二年上元眉山任燮述

王昱墓誌銘 并序

南陽滕

宗諒

撰

夫文灼於外而釣名駕說重疊于時者欲其潛愛怒於心術汰勝尚於意表亦以鮮矣道行於官而欲至心得光顯當朝者求其敦潔而恥浮澹進而勇退厥惟艱哉其有體真師常先行後學進退蹈道終始可述則見之於太原王公焉公當 真宗皇帝世以縣佐更有文選入閣下隸崇文院典理 御書日以進用入朝侃侃居羣以知人推為長者出牧五郡所至職辦因俗為政不務繳察時號為循吏 今天子明道建元之初抗章引年 朝廷不欲奪

其志許以本官致仕命一子自布衣試秘書省校書郎蓋所以享
耆德而嘉廉退也得謝之後疏林壑以放志治丹石以佐疾接鄉
里以信順訓子弟以端孝嗚呼昊天不憖弗報永齡以景祐二年
九月十一日考終于建陽縣羣玉鄉崇德里之第享年七十四明
年二月葬于所居之南山顛也公諱昱字公旦世家于建陽曾祖
謹礪祖樞考綸皆蘊龍德生直唐季四海圯裂葆光全素羨慶厥
後由公之貴烈考贈尚書度支郎中母封南陽縣太君劉氏繼母
丁氏封清河縣太君公才具夙成年十八歲以文行高妙為本郡
舉首咸平初登禮部上第除舒州桐城縣主簿陞大理評事再遷
殿中丞改太常博士轉尚書屯田度支二曹員外郎典職崇文院
校勘秘閣校理知柳州坐鄰郡大賊奔佚界上捕之不得時黜歸
江軍監新塗縣酒稅內徙楚州監稅復知南康軍召還隸職中秘
出守潤州逾年移牧武昌再丁內艱以度支郎復告居閣下者歲
久以便鄉里求知邵武軍得之遂老于家夫人嚴氏早亡繼室仁
和縣君沈氏左右君子動循禮則子四人長曰栢前漳州長泰縣
令次曰格汀州司法參軍次曰翺太廟齋郎次曰杞今校書也女
三人長適嚴氏次適范氏次尚幼宗諒接公之德舊矣嘗宰武陽
居公治下公晚以少子結義於予諸孤之將議葬也使家老狀公
之行千里重趼且來乞文以誌神隧紀信示遠予不讓也宜矣晏
啓詞而銘曰

建水之靈武夷之英倚與王公才為時生賢推仕漢帝選登瀛直
如朱絃瑩若壺冰出守藩方入趨臺閣德化優柔文鋒錯落播在
民謠賡于聖作辭絕累句言無宿諾致政於君歸全返真雅合天
道光昭措紳有典有則不緇不磷壽鐘五福慶延後昆隱隱南山
悠悠東渚草沒新阡煙昏拱樹勒砥礎兮識太原君子之墓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宋〕杜大珪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316-X

I. 新… II. 杜… III. 歷史人物—列傳—中國—宋代
IV. K820.4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101174號

ISBN 7-5013-2316-X



9 787501 323166 >

書名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全二十四冊)
著者 〔宋〕杜大珪 輯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tshkb@publicf.ni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二二〇

版次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316-X / K·709

定價 七〇四〇圓

